

汉语“兔”字成语的隐喻研究

罗本丽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针对“兔”字成语隐喻类型与认知机制缺乏系统分析的问题, 本文以46个“兔”字成语为研究对象, 采用文献研究法、功能分析法,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考察其隐喻类型与运作机制。研究发现: “兔”字成语的隐喻义褒贬兼具, 整体以褒义为主, 可映射至人体、时间、环境、心理、事态等多个目标域; 其运作机制以跨域映射、相似性联想和认知语境为核心。本研究旨在为汉语动物隐喻的历时演变研究提供语料支持。

关键词

汉语, “兔”字成语, 概念隐喻, 范畴化理论

A Study on the Metaphorical Usag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Rabbit” in Idioms

Benli Lu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ne 9,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type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metaphors in idioms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 “rabbit”, this paper focuses on 46 “rabbit” idioms as research subjects.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functional analysis, it examines their metaphorical type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rabbit” idioms encompas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s, with an overall predominance of positive meanings. These metaphors can be mapped onto multiple target domains, including the human body, time, environment, psychology, and events. Their operational mechanisms revolve around cross-domain mapping, similarity-based association, and cognitive

context.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corpus support for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animal metaphors in Chinese.

Keywords

Chinese, “Rabbit” Idioms, Conceptual Metaphor, Categorization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La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 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个概念域(源域)去理解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 是跨域的系统映射[1]。这一理论为当代隐喻研究奠定了认知基础。国内的隐喻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束定芳(2000)的《隐喻学研究》首次系统构建了隐喻学的理论框架, 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2]; 林书武(2002)通过综述揭示了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与趋势, 明确了认知隐喻学的核心转向[3]; 胡壮麟(2004)的《认知隐喻学》则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进一步拓展了隐喻研究的深度与广度[4]。这一些代表性的成果为国内隐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 汉语隐喻研究的理论引入与本土化应用取得了新进展。黄洁(2024)系统述评了 Kövecses (2020) 提出的扩展概念隐喻理论, 聚焦隐喻映射的双向性、隐喻与转喻的关系及隐喻的系统性等核心议题, 并结合汉语语料库探讨了隐喻的层次性与连贯性特征, 推动了该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落地应用[5]。陈川洪、文旭(2025)基于同一理论框架, 对比分析汉语“火”与英语“FIRE”在不同概念层级的隐喻, 从文化认知角度阐释了自身经验的共性与差异[6]。

在动物成语隐喻方面, 学术界对“六畜”(马、牛、羊、鸡、狗、猪)的研究较为充分,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结论。但是现有研究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一是研究对象不均衡, 对“六畜”之外的动物如兔、龙、蛇关注比较少; 二是对“兔”字成语的研究较多集中于阐释文化意象, 缺乏对隐喻类型与认知机制的系统分析; 三是多为零星语例解读, 未能基于详细语料进行类型化的探讨。基于此, 本研究以《中华成语大词典》¹《成语大词典》²为一手材料, 以筛选出的 46 个“兔”字成语建立语料库, 对其隐喻类型与运作机制进行系统分析, 旨在填补以“兔”为隐喻研究的空白, 为汉语中动物隐喻研究提供新的样本。

2. 兔的基本内涵及源域范畴

探究汉语“兔”字成语中的隐喻内涵前, 应先系统了解兔子的外貌、习性、行为及智力特点, 以此作为后续研究的前期铺垫。

(1) “兔”的生理特征

兔的基本特征如下:

外貌: (1) 头部形态与老鼠相似; (2) 牙齿尖锐锋利; (3) 上唇正中分裂; (4) 耳朵修长; (5) 前肢短小、后肢健长; (6) 通体呈白色或淡黄色; (7) 尾短且自然上翘。

行为: (1) 擅长跳跃; (2) 奔跑速度快; (3) 整体动作灵活敏捷。

¹<http://www.cpi1993.com/index.php?c=content&a=show&id=98>

²<http://www.cpi1993.com/index.php?c=content&a=show&id=41>

习性：(1) 怯弱；(2) 植食性动物；(3) 偏好独居。

智力：(1) 脑部发育较为简单；(2) 听觉感知敏锐。

其他：(1) 属于胎生哺乳动物；(2) 兼具食用、观赏价值，皮毛亦可用于制衣。

(2) “兔”所对应的源域范畴

在兔子的各项基本特征里，常被用于源域映射的主要包括：外形似鼠、动作敏捷、擅长跳跃、生性胆小、奔跑迅速，此外其可供圈养观赏、皮毛与肉体具备利用价值的特点也多被借用。而毛色、胎生哺乳属性、独居习性等特征，则极少参与源域映射。究其原因，相较于其他动物，这几类特征在兔子身上并不具备典型性：通体洁白的特征，在白虎、北极熊、白狮等动物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独居习性是猎豹、狮等猛兽的典型特质；胎生哺乳更是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共有的普遍属性。因此，在语义映射过程中，人们一般不会选取兔子来对应这类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兔子素来是敏捷、温顺且弱勢的动物。梳理 46 条以“兔”喻人的成语可见，大众对“兔”的认知存在双重取向，也使得这类成语的隐喻映射兼具褒、贬两种情感色彩。

褒义层面，多用来形容活泼好动、身手灵活、反应敏捷、步履矫健、警觉性高、行事利落之人，也可指代下笔作画、行文运笔流畅迅疾者，出击迅猛的对敌者，以及知错及时弥补、性情温良之人。

贬义层面，则用以指代胆小怯懦、遇事逃避、心机狡诈、势单力薄、被人利用的人；同时也可比喻荒诞无理的事情、徒有虚名的人或事物、物伤其类者、仕途遇险才幡然抽身的迟悟之人、形貌丑陋的歹人，以及被强权势力裹挟牵制之人。

3. “兔”的隐喻类型探析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指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隐喻是跨越范畴的认知过程，是借助已知事物认识未知事物的普遍性思维方法”[7]。在认知、命名与阐释新生事物时，人们以“兔”这一熟知、具象且可直观感知的动物作为始源域，借此认知并解读尚未形成固定表达的抽象概念，也就是目标域。本文参照《成语大词典》《中国成语大辞典》³、汉典网⁴等资料，筛选剔除重复及语义模糊的条目后，整理出含“兔”字成语共计 46 条。从隐喻内涵维度对这些成语展开分类探究，可见其目标域可划分为人与非人两大类别；兔子的外形特征、行为模式与生活习性，是这类隐喻表达的核心依托。譬如兔常象征月亮，进而衍生出时光飞逝的含义；而兔子行动迅捷、生性胆怯、偏好独居的特点，又被引申为机敏、审慎、善于谋划等寓意。

其中，依托兔子相关意象、外形、行为及动作构建概念隐喻的成语，共计 12 个。

(1) 映射于人体域

在成语中，“兔”及其外形、动作特征常与其他词汇搭配，用以喻指人的行事方式，或是具备特定品性的人。

① 映射特定人物特征

此类成语包含狡兔三窟、藏弓烹狗、兔死犬饥、兔死狗烹、得兔忘蹄、一雕双兔等。其目标域为性格狡诈、软弱怯懦之人。在传统认知中，人们将兔子与这类人群建立关联，是因为二者存在共性：兔子生性胆小、狡黠，擅长藏匿、遇事便迅速躲避逃窜，这些特质恰对应于人狡诈、懦弱、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行事特征。正是基于这种家族相似性，二者形成语义联结。人们将人自保、狡黠、虚伪的品性，与兔子栖身多穴的习性相结合，最终形成隐喻表达。

② 映射人的动作行为

³<https://www.hanyucidian.com.cn/zhongguo-chengyu-da-cidian>

⁴<https://www.zdic.net>

以兔的动作行为喻指人的行为举止。该类成语包括惊猿脱兔、守如处女，出如脱兔、势若脱兔、狼奔兔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形如脱兔等。此类隐喻的目标域核心为动作迅捷。成语借兔子奔跑迅疾、仓皇奔逃的特点，喻指人行事、逃窜速度快，也可形容书画笔法流畅利落、对敌出击迅猛。正是依托兔子身手敏捷、善于飞奔的特征，这类表达形成了相应的隐喻关系。

③ 映射人的外形或外貌

以兔子外形比喻人的相貌，兔头獐脑是这类用法的典型成语。兔子脸型似鼠、嘴唇开裂，在传统观念中属于不雅的外貌特征。同时民间认为兔子雌雄界限模糊、可望月受孕，受这些说法影响，“兔”慢慢被用来暗指体态、气质偏柔、阴阳难辨的男子，进而形成相关隐喻。

(2) 映射于其他事物域

部分成语将与“兔”及其动作相关的语素和其他成分搭配，用以喻指特定事物，典型代表有白兔赤乌、兔起乌沉、乌踅兔走、玉兔银蟾、坠兔收光等。

受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上古神话影响，古人以三足金乌代指太阳，以月中玉兔象征月亮。因此“玉兔”成为月亮的代名词，“赤乌”则指代太阳。二者并举，多用来描绘日出日落之景，并进一步引申为光阴流转，由此形成相应隐喻内涵。

(3) 映射于时间域

成语中将“兔”及相关动作语素与其他字词搭配，用以比喻岁月匆匆、流年易逝，典型例词有兔走乌飞、兔缺乌沉、玉走金飞、东兔西乌等。古人以玉兔代指月亮，金乌代指太阳，借二者交替起落形容昼夜更迭、时光流转。京剧唱词中“金乌坠，玉兔升”，便是对日落月升景象的生动描绘。后人沿用这一意象，以兔轮转喻日月运行。在古人惜时观念的影响下，“兔”逐渐成为时光易逝的象征，由此形成了相应的时间隐喻。

(4) 映射于环境域

“兔”与成语中的其他语素搭配，还可用来指代周遭环境，狐踪兔穴便是典型用例。狐狸生性多疑机敏，常远离人居活动；兔子胆怯畏生，习惯多处筑穴栖身。因此，同时出现狐迹与兔穴的地方，往往显得荒凉冷清。古人也常用这一意象代指坟茔，由此形成了相应的隐喻。

(5) 映射于心理域

借助兔子的行为、外形特征，并结合成语中的其他语素，可传达人的内心情绪，狐兔之悲、狐死兔泣便是这类成语。狐与兔皆为穴居动物，生性怯懦，自身抵御外敌的能力有限，古人常将二者视作同类。当一方亡故，另一方便会因痛失同伴而心生哀伤。这种情绪与人失去挚友、同伴时的心境相仿，隐喻便由此形成。

(6) 映射于事态域

结合兔子的行为特征，搭配成语中的其他语素，可用来体现事态发展的不同状态与程度，东门黄犬、东门逐兔、见兔放鹰、补牢顾犬、见兔顾犬、目兔顾犬都属于此类。其中，东门黄犬、东门逐兔侧重形容行事犹豫、抽身过晚；见兔放鹰、补牢顾犬、见兔顾犬、目兔顾犬则比喻事发后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这类隐喻均依托兔子的行为特点，结合其他构词语素逐步形成。

本文结合“兔”意象的映射对象，依据源域特征的异同，将相关成语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源域相异、目标域一致：这类成语构词形式有别，但语义相近、表意相通。例如兔走乌飞、兔缺乌沉、玉走金飞、东兔西乌，虽措辞不同，核心均是慨叹时光飞逝。第二类为源域相同、目标域相异：此类成语语义层次丰富，需结合具体语境方能准确解读。以兔死狐悲、兔死犬饥为例，二者均包含“兔死”这一源域元素，但隐喻内涵截然不同。兔死狐悲以兔子代指同伴，比喻因同类离世而心生哀伤；兔死犬饥则将兔子视作敌对对象，喻指祸患平定后，有功之人反遭抛弃、加害。同样以“兔死”为表象，映射内涵却大相径

庭,究其根源,是隐喻形成之初,人们结合不同语境产生了差异化解读。张再红指出:“以某种动物来喻指某类人是许多语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8]。”根据人们选择目标域的角度来进行隐喻的分类方式,可分为目标域指人与目标域非指人两大类。目标域指人的是通过“兔”的外貌行为等来映射出人的外貌、性情、情感等。目标域非指人,即通过“兔”生活习惯、生存现象、外貌行为或“兔”的故事或典故来表示隐喻意义,说明某些道理。从本质上来讲,隐喻就是通过一类事物来体验另外一类事物,人们经常使用具体的、熟悉的事物来理解感知和推理其他类别的事物。

通过对汉语中“兔”字成语的隐喻研究我们发现,兔子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无论谁看见了,都会忍不住去抚摸,这是一种很讨人喜欢的生物。兔子的听力很好,两只长耳朵四处张望,没有一丝风声能瞒得过它。在所收集到的汉语“兔”字成语中,有关狡猾谨慎、胆小怯懦、易受伤害等寓意的成语有9个;兔子行动敏捷善跳跃,它飞奔的速度更是令许多动物望尘莫及,有关运用这一特征隐喻的成语共8个。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所以“兔”在中国是一个美好的字眼。兔子不仅是人的生肖,而且还跟人类的生命、人们的美好希望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兔子相关的成语代表着明月、时光易逝等意思,一共有10个。另外把兔子的部分特征与其他动物特征互换来表示有名无实的寓意的成语共3个,还有根据兔子温顺且经常被圈养的特点,隐喻出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寓意的成语共5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寓意如为同伴的伤亡感到悲伤、形容景色荒凉、比喻为坟墓等。综上“兔”在中华文化中象征了机智、谨慎、懦弱、德行,它的外貌、行为和习性常被用来进行隐喻,人们对兔的隐喻多数属于喜爱型的隐喻。

4. “兔”字成语的隐喻机制

跨域映射、目标域和始源域间的共通之处同时作用,创建出汉语“兔”字成语隐喻运作机制。从认知隐喻学的角度出发,汉语“兔”字成语的隐喻运作机制就是:始源域是“兔”,目标域是“人”,相似性为依据,再加上人们的联想,然后把始源域投射到目标域上面。

(1) 跨域映射

隐喻是具象的始源域映射抽象的目标域的过程,汉语“兔”字成语的隐喻工作机制就是兔这始源域和目标域进行跨域映射,通过这一映射产生一个新的意义。这里讲的跨域映射,并不一定是始源域到目标域的完全映射,而是一个域的总体结构与组成元素向另一个域总整体结构与组成元素的映射。比如“狡兔”,它把始源域的“兔”和人类的“狡猾”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狡猾”的概念,这就是“隐喻凸显”。王文斌将“隐喻凸显”定义为:人在认知某一事物时从这一事物的多点中有意突出某一点,而其他方面则处于隐伏或被抑制状态[9]。因为兔身上还有许多的特征,人们选择用“狡兔”隐喻狡猾的人时,指凸显了兔“狡猾”这一最直观的特征,忽略或隐藏了其余方面。

(2) 相似性联想

相似联想,也叫类象联想。就是依据事物间的相似之处,从而产生出新的、更多的设想。相似联想是一种有目的的、有意识地运用概念、思想、经验、信息等进行分析、综合、概括等思维活动的结果。相似联想是一种扩展式的思维活动,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多种特征,你可以围绕某一特征展开联想[2]。使用相似联想,我们可以把已知的某一领域的道理迁移到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或者几个领域之中。在汉语“兔”字成语的隐喻研究中,我们就会把兔子和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联想。

汉语“兔”字成语数量较为丰富,使用时间悠久,且运用在各个领域,归根到底是兔这一始源域与所隐喻的目标域之间具有相似性,束定芳将隐喻相似性分为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10]。

物理相似指的是人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事物,它们在外形、外观、功能等方面的相似性。心理相似指的是人类心理因素获得的,因为神话传说、历史文化或者是其他的心理因素,促使听话者或者说话人

以为某些事物间蕴含着某些方面的共通之处。如玉兔捣药这一成语，为何称兔子为玉兔，这其实是因为兔子的毛色多为白色，浑身洁白如玉，这一点就属于物理相似。然而为何选择兔子来捣药，这其实和兔子的生理特点与人、月亮存在着某种隐喻性逻辑，有某种相似的原因。陆佃《埤雅》在解说兔的别名“明视”时说：“兔，吐也。明月之精，视月而生，故曰明视。”兔子生产时总在晚上，且产育周期基本为一个月，恰好与月的晦盈周期在时间上一致，而月亮也总是晚上出现，有着为期一个月的阴晴圆缺，这属于心理相似，所以选择一只兔子来捣药。

(3) 认知语境

认知语境具有动态性。人类之所以会选取不同的源域映射同一目标语，是因为人们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不断的认识到兔这种动物的不同特点，并用以映射到目标域，另外，因为人类对兔这种动物的强烈的两面性认识，也使得“兔”字成语的隐喻意义更加复杂[11]。

另外，人在接触到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事物时，总是会习惯性的在自己原有的记忆中搜寻已知的特征或者概念，然后再依据这个从未接触过的事物的特点，与自己记忆中的事物相互关联，最终创造出一个不同以往的范畴概念，进而孕育出新的隐喻。在人与兔子长期共存的时间里，人们对兔子十分熟悉，了解到了兔子身上的特点，其中有许多特点与人的特性有相似之处，人们就将兔子与人类身上的优缺点特征建立起联系。如：兔子头像鼠、胆小且喜欢独居，所以隐喻出外貌猥琐、狡猾等寓意；又如兔子行动敏捷、善跳跃、跑得快，这一特征常被隐喻来表示人的行动敏捷。

隐喻的运行机制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字面意思的“毁灭”，新的意义诞生的过程[10]。通过对以上“兔”字成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人类最初的范畴化认知，“兔”字成语只是得到了其基本的字面意思。随着人类认知的持续深化和拓展，当每个范畴又被划分为更多的范畴时，其含义和形式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隐喻含义也在相应地发展。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认知机理，在一定的情境下，把目标领域和成语典故的特殊含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就是隐喻。隐喻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外部表现，隐喻成语是思维外化(外部表现)。隐喻是用一种概念来表达另一种概念的方法，它要找出这两种概念间相关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存储在人脑中的范畴化认知。在隐喻中，源范畴一般情况下都是人们熟悉且相对具体的东西，它们是以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进程中获取的阅历和特定的历史文化为依据，目标范畴则是人们后来认知的范畴。人们依据认知联想寻求源范畴与目标范畴二者间的相似点，然后再根据已知的相似点对两类范畴分类和归纳，最终把二者之间的相似点关联起来，隐喻就形成了，这就是汉语“兔”字成语的隐喻机制。

5. 结语

本文以 46 条含“兔”成语为研究语料，依托概念隐喻理论与范畴化理论，对“兔”字成语的隐喻类型及运作机制展开系统性探究。

从隐喻类型而言，这类成语多以兔子的外形、行为、生活习性作为始源域，目标域涵盖人体、事物、时间、环境、心理、事态六大范畴，构建起多层次的隐喻体系。同时，“兔”的隐喻内涵兼具褒贬二元特征：褒义维度中，兔子被赋予动作迅捷、聪慧机敏、性情温良等积极意象；贬义维度里，则代表胆小怯懦、势单力弱等负面特质。这种褒贬对立的特点，既体现出人们对同一动物形象的多元价值评判，也反映出隐喻语义动态生成的规律。研究归纳出“兔”字成语三大隐喻运作模式：其一为行为映射模式，依托兔子善于奔跑、动作敏捷的特点，喻指人行事利落、文笔流畅；其二为习性映射模式，结合兔子穴居多处、生性胆怯的习性，比喻人精于自保、遇事退缩；其三为文化象征模式，依托玉兔相关神话传说，将兔子视作月亮与光阴的象征。三种模式分别以物理特征相似、行为特征相似、文化心理相似作为跨域映射的依据。

从文化认知机制来看,相似性联想是“兔”意象隐喻运行的基础,它将兔子具象的外在特征与行为特点,跨域投射至各类抽象目标域。物理相似与心理相似共同构成映射的核心,而认知语境则使同一始源域在不同成语中产生语义分化,这一过程也彰显出中华文化在动物认知上的某些特点。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语料仅选取两部词典,覆盖面有待拓宽;未对各类隐喻的数量占比开展精确统计,量化分析有所欠缺;研究侧重共时层面,对隐喻语义的历时演变挖掘不够充分。后续可从扩充语料库、深化历时研究、开展跨文化对比等角度继续推进相关探索。

参考文献

- [1] 莱考夫, 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8-23.
- [2]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3] 林书武. 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J]. 外国语, 2002(1): 38-45.
- [4]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5] 黄洁. 扩展概念隐喻理论与汉语隐喻研究[J]. 当代语言学, 2024, 26(1): 99-115.
- [6] 陈川洪, 文旭. 概念隐喻的多层级性及其文化认知理据——以汉英语中“火/FIRE”隐喻为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5, 57(4): 511-522.
- [7] (美)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 [8] 张再红. 词汇文化语义的认知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67-70.
- [9] 王文斌. 隐喻的认知建构和解读[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37.
- [10] 束定芳. 论隐喻的运作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2): 98-106+160.
- [11] 宋孙苗. “虎”字成语的隐喻机制[J]. 科教导刊(中旬刊), 2010(14): 175-176.